

迷恋记

张新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迷恋记

张新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恋记 / 张新颖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458 - 0161 - 3

I. 迷… II. 张… III. 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I106.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016 号

迷恋记

张新颖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吴 放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00,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161 - 3 / 1 · 58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小引

我是中文系出身，毕业后教书和研究，也一直都没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话就不怎么敢说了。不过，如果说到读书，那可就没有什么专业意识，兴之所至，不知道跑野马会跑到哪里去。读得最多的，大概是外国文学，在其中穿行，游荡，低徊流连，沉迷不已。一转眼，已经二十多年。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想过要变成一个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就是自足于这样一种业余的状态，这样一种长期的爱好者的状态。不求甚解而能欣然会意，不是很奇妙吗？即使这会意只是自以为是，那也无妨。

不求甚解却还长期迷恋，这是怎么回事？这迷恋是流动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还是，其实迷恋的就是一种东西？蜻蜓点水，每一次都是触水的瞬间，即刻飞离；可是紧接着就

是再一次触水，一次连着一一次，一连串的点水。我小时候看蜻蜓点水，常常看很长时间，这当然首先是蜻蜓点水常常时间很长，小孩子才有的看；再就是，蜻蜓点水的风致，其实很好看的。

偶尔写点相关的文字，时间久了，也积下了这么一些；编排在一起，就叫《迷恋记》吧。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日复旦大学

目次

小引	I
没能成为的那个人	I
汉语中的外国文学	4
作家们	7
为什么读经典	11
精神领域的自主性所遭受的围困	15
吸毒与语言实验	21
《枕草子》和《徒然草》	28
《世纪的孩子》	31
请别射击钢琴师	34
书简与照耀内心的光	37

收信人	42
空气和天空的变化	46
“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49
俄国之恋	53
——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	
《菲雅尔塔的春天》	74
托马斯·曼的几篇艺术家小说	77
在定名之外	81
打开暗室之门	84
土星式英雄的迷失艺术	88
他被阅读的大雪覆盖得异常苍白	91
袜子的内容与形式	97
反对审美化	100
垃圾之歌	104
看爸爸妈妈谈恋爱	108
父亲坐在黑暗中	110
河的第三条岸在哪里	113
博尔赫斯三题	116
生命在梦想中流逝	123

想像的动物	128
真的天方夜谭的乐趣	137
读斯泰因自传时的迷离之感	140
《纽约客》的罗斯	144
献给爱丽丝的挽歌	153
“不论我说什么，我都崇爱着她”	160
爱情、艳遇和世界	163
简单说《无知》.....	166
明信片、电影、小说	170
鹅妈妈童谣	173
打开丛林这部书	180
《杨柳风》.....	185
为什么凝望星空觉得美好.....	189

没能成为的那个人

莫文蔚的歌《爱》，最后唱：“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岔路/最后又有谁到达。”“选择的岔路”，这稍嫌别扭的汉语，让人想到那首著名的诗。词作者李焯雄一定读过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的《一条未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相信你也读过——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
很遗憾，我，一个过路人，
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想起来了吧？那就不用我往下引了。“林中有歧路，偏

向荒径寻。”他选择了一条路，而把另一条留待将来。可多年后他要感叹，那条没走的路是一条永远不可能再走的路，因为，人生这东西，像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说的那样，回不去了。

那条没走的路会造成什么不同的生命情景，只能去想像，那个你没能成为的人是什么样子，你不会知道。

可是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命运交叉的城堡》里，让一个犹豫不决者碰到了他本来有可能成为的人——

“你是谁？”

“我是应该娶你没有选择的那个姑娘的人，是应该在岔路口选择另外一条路的人，是应该在另外一口井喝水解渴的人。你不做出选择，也妨碍了我的选择！”

“那你去哪里？”

“去与你将要去旅店不同的另一家旅店。”

“我在哪里能再见到你？”

“在与将要吊死你的绞架不同的另一个绞架上吊着。再见！”

说到绞架，就到底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谁在乎一个绞架和另一个绞架有什么不同？像卡尔维诺这样的聪明人，

有本事把有意思的问题弄得索然寡味。

有意思的不是这样的聪明和智慧，而是，类似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烟草铺子》里写出的句子——

我活过，学习过，甚至相信过，
而现在，我羡慕任何一个乞丐只因
他不是我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汉语中的外国文学

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说三道四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存在着最完美的翻译，只不过现在没达到罢了。其实翻译本身即不被信任，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把翻译作品放在哪儿才好。比如说汉译海明威作品，当然和海明威用英语写的原文不一样，南京的小说家朱文在把海明威作为目标盯了两年之后，才恍悟道：“我所了解的海明威从某种角度说毕竟是一个汉化的海明威，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汉语作家。”

按照比较文学里的一些看法，其实存在一个叫海明威的汉语作家，只不过顶着这个名字的不只是一具身体。海明威的汉语作品是由海明威和汉语译者共同创作的——对于这一

点似乎没有多大的疑问，如果不考虑变为汉语作品之前的环节，只从成为汉语作品那一刻算起，那么在进入汉语环境的程序和形式上，就和一个汉语作家写的汉语作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比较文学会说：汉语里的外国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

这似乎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好了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是把翻译文学叫做外国文学的，当这种粗略的叫法被语言的根本性差异所质疑的时候，就只好再另外找个安置的地方——大概它两边都呆不舒服。

其实处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有什么不好呢？不好不过是来自一些自以为是的俗见吧。要是一个人阅读翻译作品，他就得准备应对类似这样的劝告：一种劝你干脆放弃，还是回过头来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吧；另一种则建议你直接去读原文。

第二种意见似乎颇有道理，这个道理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总而言之翻译靠不住，翻译使原作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独特的东西，文学尤其不能翻译，诗歌尤其尤其不能翻译……如此等等。直接去读原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想来仍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法：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个外国人再去读外

国文学，否则怎么能确保读原文就不失去什么呢？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我找不出哪一个汉语诗人可以取代他，好使我只读来路纯正的汉诗。这个经验到的普通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答复第一种劝告。

如果指出具体翻译的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排斥翻译，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正确”的翻译却未必好，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缀言”里说：“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正如为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仍往往是‘乡愿’，不是‘圣人’。”

而博尔赫斯说得更彻底，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堂吉诃德》在其作者死后的战斗中战胜了它的译者，并且不管这些译本多么粗制滥造，它仍然保存了下来。”

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

作家们

朋友敞开办公室书柜的门，慷慨地让我随便挑。乱七八糟的一堆，可以想见主人对它们的兴趣有多少。我表示没有中意的。朋友有些歉意。我也为自己的直率有点不好意思，就用手翻弄，不意有了惊喜的发现。我马上又说：你舍得吗？我有点利用了朋友的慷慨和歉意，他不舍得也只能舍得了，就这样我终于拥有了一册心里渴念了好久的——《卡希人像摄影选集》。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卡希（Karsh）出其不意地拔下丘吉尔首相口中的雪茄，在首相恼怒异常的时候他拍下了一幅永垂史册的肖像：怒目而视的丘吉尔被当成了战时英国不屈不挠的象征——这幅摄影作品完成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某个

瞬间。但由于我个人的偏见和兴趣的狭隘，这册摄影集里的政治家肖像并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吸引了我的目光的是那些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医生、一名苏格兰缝帆老人和辽阔麦田里的农民；特别是作家们，通过卡希的摄影机和他们会面，令人产生出“额外”的亲近，那种仿佛在意料之外的“会心”。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一张彩色摄影：两只手举着一个小小的蝴蝶标本，举到下巴那儿；两只眼睛闪着不能确定的光，这不能确定的总和中肯定有嘲讽的成分在。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七二年，卡希还用文字告诉人们，纳博科夫晚年在瑞士蒙塔路宫大饭店定居，“那里的旧时情调对这位流亡异国的俄国人非常适宜。”也许真是这样，在此之前，我注意到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寓所的一张照片，眼睛低垂，满脸倦容，绝没有眼前这张的神采。卡希顺便还说到，关于那部讽刺美国道德价值的小说《洛丽塔》，纳博科夫诙谐地说：“我对美国妇女了如指掌，当我还是个蝴蝶专家的时候，我就在她们至关重要的大学时期教过她们。”

卡希说海明威是他遇到的最腼腆的人，史蒂芬·里科克的风趣幽默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天晚上，里科克带卡

希去钓鱼，他的船坞里泊着两条船，一个小舟和一艘汽艇，卡希一下子就跳到汽艇上。“不，不，”里科克叫道，“我们坐小舟去，我来划船。”卡希问为什么，里科克说：“坐汽艇太省力了，总是一下就到目的地。”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种，选择坐汽艇还是划小舟倒也是一种方法，愿意费时费力的绝不会只里科克一人，至少还有几个作家同行作伴吧。

伊弗林·沃的作品我只读过有名的《兴仁岭重临记》，他的形象我还是在这册摄影集里第一次见到。卡希的观察相当细致：“在那次为迎接我们而设的精制午餐中，无论是对餐桌上的礼节、上菜的次序还是酒的挑选，他都异乎寻常地讲究。这位十足的派头主义者疾步跑下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石阶来欢迎我们，但对我们的司机伸出的手则故意置之不理。”我想起董桥在一篇短文里称赞小说家沃是不滥情的，他可是真的当得起这样的称赞。

其实做一个作家是幸福的，意识到这种幸福、敢于承认这种幸福的作家才是好作家。这种幸福的根基在于他能够不断表达自己，不断地尝试使自己的表达更接近真实、更加完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创造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任何创造说